

# 开学在即 防护工作这样做

□记者 窦娜

**本报讯** 开学进入倒计时，各级各类学校如何做好疫情防控？近日，我市召开会议对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教体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提醒、再要求、再部署，确保师生顺利返校开学。

## 开学前：做好健康监测和校舍消毒

会议要求，严格做好寒假期间的健康监测，精准掌握每一位师生的身体状况和行踪。对师生员工实行实时动态管理，严格执行“日报告”“零报告”制度，督促师生员工每日做好个人健康和行程记录，认真如实填写《周口市返校前14天人员健康状况追踪表》。做好防疫物资储备。提前储备可供一个月使用的口罩、手套、洗手液、消毒剂和消毒器具，检修体温检测设备，修缮和完备洗手设施。开展环境整治。对教

室、课桌椅、门把手、食堂、宿舍、厕所、电梯、垃圾箱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清洁和消毒，定期对会议室、宿舍开窗通风。开展环境卫生整治，及时清除垃圾，消除卫生死角，保持校园环境干净、整洁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。严格落实校园封闭管理要求，除应急值班值守人员，其他无关人员禁止进入校园；学生没有经过批准不得提前返校；确因防控工作需要进入校园的，进行实名登记，接受体温检测。开展安全排查。各校要全面排查问题隐患，对教室、宿舍、食堂、卫生室、隔离室、校园周边环境认真排查整改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做好安全防范。

## 开学中：错峰有序报到

各学校要根据自身情况，按照《周口市2021年寒假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分时段、分区域合理有序安排学生错峰返校报到，重点安排好高三学

生的返校备考工作，既要保障学业，又要保证疫情防控万无一失。市属高校、中等职业学校可根据实际分批次，错时错峰组织学生返校入学。加强返校途中防控教育。要对全体师生员工开展疫情防控知识的教育，提醒师生在返校途中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、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全程佩戴好口罩，不接触公共交通工具，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，避免聚集，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，有条件的可乘坐私家交通工具到校报到。严格执行健康证明查验制度。要认真查验教职员和学生返校前14天健康状况和行动轨迹，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域返校教职员和学生还需查验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中高风险地区、患传染性疾病未治愈和有发热、干咳症状的教职员和学生暂不返校，确保每个进入校园的人是健康的。

## 开学后：常态化防控到位

继续实行师生晨、午、晚检制度。对因病缺勤的教职员和学生要密切追踪其就诊结果和病情进展。继续实行校园封闭管理，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入校园。开展应急实战演练。及时调整、完善防控方案、应急预案，科学合理分配防控人员的职责任务，组织教职员开展疫情防控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，避免花架子，防止疫情防控流于形式。深入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，彻底清理卫生死角，加强垃圾分类管理，加强重点场所和密闭场所的消毒通风。加强食堂和用餐管理。强化餐（饮）具的清洁消毒，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在正规超市或市场选购冷链食品，不采购没有明确来源信息的食品，禁止采购进口冷链食品。做好各级各类传染病防控工作，与疾控部门协同作战，搞好常态化、长效的防控措施，确保各种传染病不在校园蔓延。

## （接上期）

说着，她回屋拿了一件军大衣披在我身上。我爬上车时，阿姨一把揪下她头上的黑线帽，说戴上吧。一股冷风，把阿姨的灰白短发吹得直竖起来。

毛线帽有股暖烘烘的脑油味，这气味好熟悉，想起我奶奶身上也有这股味，心里呼地热起来，鼻子直泛酸。

棉花地离村子不太远，听得车轮下一阵冰雪的咯嚓声，棉田就在眼前了。我睁大双眼找寻，就像在八连九连的棉田，找寻我的周口老乡一样，眼里心里都是热切，都是欣喜，也都饱含酸楚。

棉花棵子像从雪里长出来的，且开出带雪的白花。近处，已被拾棉工摘过的棉花，空棉壳又被白雪虚虚地填满，远处的棉花显得更白。一群拾棉工在白色里小心地蠕动，他们好似怀抱白雪，怀抱那落满白雪的白棉朵。

二娃子把车开进地里，棉棵上的雪被莽撞得飞起来，像又下了一场雪。车在接近拾棉工的地方停下来，这时刮来一阵风，把我身上军大衣的毛领，刮成老鹰翅膀的模样。我趁着北风亮开了周口腔：“老乡，吃饭啦——”

风让老乡们很快有了回应，沉重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近。

棉田里没有遮拦，只能拿车挡风。拾棉工们挤在车旁吃饭，这才看清都是女人。她们掏出自带的碗筷，一双双红紫的手哆嗦个不停。有人几乎拿不住碗筷，干裂的嘴唇几次挨不到碗边。碗里的面条沤成了面糊，这倒省劲儿，不用筷子，双手捧着喝，呼噜，深深长长的一口，

嘴巴不离碗边，一口气儿喝完，又盛满一碗，这才缓了节奏，嘴里有了热气。我想凑上前和姐妹们说点什么，见她们躲着风，也躲着我，都没有搭理我的意思，我就踌躇着站下了，把脚下的薄雪暖出泥水。

发现两个女子没有盛饭吃，看样子是忘记带碗筷，挤在车尾双手抱着馍馍吃，拿鸭蛋朝车厢磕，咔咔，脸色同鸭蛋皮一样青。想起阿姨递给二娃子的食品袋，看来这两个人的口粮是另备的。

我向二娃子要了两个馍，吃一个，揣进怀里暖一个，这是我在八连、九连时的经验。姐妹们匆匆吃过午饭，匆匆地走开，走向她们的棉花包，背影和脚步有了些许热气。

二娃子收了桶，发动了车，我朝他摇摇手，说不走了。快走几步去追拾棉工，他的眼睛瞪成一对小铜铃。

寒风从背后推着我走，冻僵了的棉花棵子，硬棒地敲打我的膝盖。庆幸有厚重棉大衣的庇护，这浅绿色的温暖，有股母爱的味道。

姐妹们的身上五颜六色，看得出，她们是把能穿的都穿上了，能戴的都戴头上了，还要披上一挂破毯子，一块旧被单，雪地里像飘着万国旗。

面前这姐妹，戴一顶破旧“雷锋帽”，帽耳朵紧紧护着她的俩耳朵。我裹着军大衣朝她跟前一站，看上去活像两个女军人。我赶忙凑上去套近乎，说：“这妹妹看上去像个女军人。”

她撩起眉毛看着我，眼神像是上了冻，睫毛上挂着

说：“天晴了，雪化了，人还能进棉地吗？”隔着口罩吸溜一下鼻子，又说：“不能进地咋拾棉花？不拾棉花来这弄啥！”

几句话像几个雪球，砸得我又冷又疼。

我赶忙卷起大衣袖子，蹲在棉棵里拾棉花。伸手去抓，一抓心里一激灵，棉朵上卧着雪，雪伸着凉舌头舔我指头肚，还生生地咬手心。我急慌慌把带雪的棉花塞给“军帽女”，她腰间系个布袋子，半袋棉花鼓囊囊。我慌张中没塞进，一大团棉花掉下来，哩哩啦啦一大溜，有的挂上棉棵子，有的散落雪地上。

我惊慌地去捡拾，一抬头，见“军帽女”手里正抡起一根木棍子。我料定这妹妹的脾气不太好，大冷天儿，谁的脾气都不会好。再说了，我在这儿给她添麻烦，弄不好真要挨上一棍子。眼见得她把木棍举起来，掠过我头顶，却轻轻地落在了棉棵上。她从棉棵的根部小心地敲，震落棉朵和枝杈上的雪。碎雪飞溅，有几粒飞上我的睫毛。“军帽女”在黑口罩下面偷着笑，睫毛上的白霜乱颤颤。

## 二十一朵花 “军帽女”苏杰

苏杰，女，三十五岁。生育两个女孩，大女儿十二岁，念小学六年级；小女儿八岁，念小学三年级。丈夫在上海某船厂做喷漆工。

她见我半蹲着往本子写字，手指头冻得捏不住笔，就说：“当作家也不容易呵，比俺强不到哪儿去。”

我拽起衣领挡住风，问：

“你咋知道我是作家？”

“昨晚上老板娘说，把床铺整干净啊，作家来了要照相哩！大家慌忙整屋子，叠被子，等了半天你没来。”

“昨天太晚了，担心打扰姐妹们，今晚咱们好好聊。”我歉疚地说，“这冷天，我没有麻烦到你吧？”

“军帽女”苏杰说：“就这天儿，啥也不干也是个冷，还不如说说笑笑暖和些。”

原来“军帽女”面冷心不冷，我热乎乎地接上她的话题聊。

她说：“小孩她爸去上海打工五年了，技术活儿，往船身上喷油漆，一个月四千多，一家人全指靠他这俩钱过日子。我没进门时公公婆婆都没了，俩闺女都是我自个儿带大的，没上学时，一天也没离开过我的眼。嘿，不想要女孩，还光会生女孩。”

我问：“怎么？你家先生重男轻女？”

她摇摇头说：“也不是，他对俩闺女可宝贝了。俩丫头长得也好看，仿俺两口子的优点，高鼻大眼，活像两个外国人儿，走到哪儿都有人夸。”

她低下脑袋看这着棉朵子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是我不想生闺女。”

哦！这是我没想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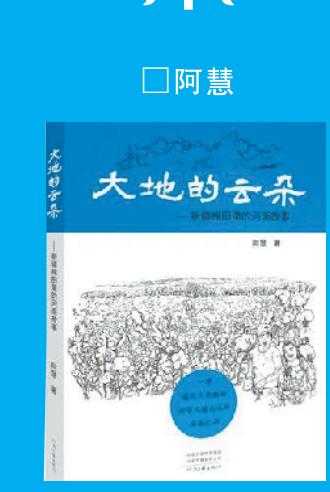
我一笑，说：“你也是从小女孩长大的，哪有自己不喜欢的自己的？”

她说：“女孩没担待，不好养。”她说的“没担待”，是承担不了责任的意思。我也生养了一个女儿，自然明白眼前这个母亲的担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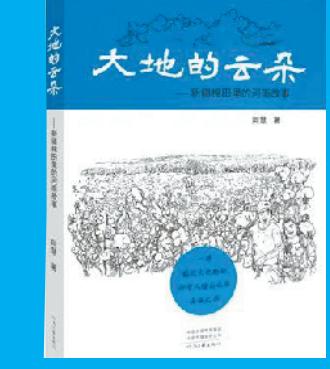
（未完待续）

（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# 大地的云朵



□阿慧



两粒霜，她在黑口罩下嘟囔说：“俺要是军人就不受这洋罪了。”哈气在口罩外凝成了一层白霜，乍一开，像是鼻子嘴巴长了一圈毛。

我趁机说：“那就赶紧回去吧，等天晴了再来拾。”

她用眼缝夹了我一下，